明史

四七

明史卷一百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項忠　韓雍

余子俊阮勤　朱英

秦紘

項忠字藎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從英宗陷於瓦剌令飼馬乘閒挾二馬南奔馬疲棄之徒跣行七晝夜始達宣府景泰中由郎中遷廣東副使按行高州諜報賊擄男女數百剽村落忠曰賊無

攜家理必被掠良民也戒諸將毋妄殺已訊所俘獲果然盡釋之從征瀧水猺有功增俸一秩天順初歷陜西按察使母憂歸部民詣闕乞留詔起復時陜西連歲災傷忠發廩振且請輕罪納米民賴以濟七年以大理卿召民乞留如前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洮岷羌叛忠疏言羌志在劫掠盡誅則傷仁遽撫則不威請聽臣便宜從事報可乃發兵據險揚聲進討衆盡降西安水泉鹵不可飲爲開龍首渠及皁河引水入城又疏鄭白二渠溉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五縣田七萬餘頃民祠祀之陜西數苦兵成化元年上言三邊大將遇敵逗

留雖云才怯亦由權輕士卒畏敵不畏將是以戰無成功宜許以軍法從事廟堂舉將才踰年不聞有一人應詔陝西風土強勁古多名將豈無其人但格於不能答策耳今天下學校生徒善答策者百不一二奈何責之武人帝善其言而所司守故事不能用毛里孩寇延綏詔忠偕彰武伯楊信禦之無功明年信議大舉搜河套敕忠提督軍務忠方赴延綏而寇復陷開城深入靜寧隆德六州縣大掠而去兵部劾忠帝特宥之搜套師亦不出又明年召理院事四年滿俊反滿俊者亦名滿四其祖巴丹自明初率所部歸附世以千戶畜牧為雄長

仍故俗無科徭其地在開城縣之固原里接邊境俊獷悍素藏匿姦盜出邊抄掠會有獄連俊有司跡逋至其家多要求俊怒遂激衆爲亂守臣遣俊姪指揮璹往捕俊殺其從者劫璹叛入據石城石城卽唐吐番石堡城稱險固非數萬人不能克者也山上有城砦四面峭壁中鑿五石井以貯水惟一徑可緣而上俊自稱招賢王有衆四千都指揮邢端等禦之敗績不再月衆至二萬關中震動乃命忠總督軍務與監督軍務太監劉祥總兵官都督劉玉帥京營及陝西四鎭兵討之師未行而巡撫陳价等先以兵三萬進討復大敗賊因官軍器甲

勢益張朝議欲益兵忠慮京軍脃弱不足恃且更遣大將撓事權因上言臣等調兵三萬三千餘人足以滅賊今秋深草寒若更調他軍恐往復需時賊得遠遁且邊兵不能久留益兵非便大學士彭時商輅主其議京軍得毋遣忠遂與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分軍七道抵石城下與戰斬獲多伏羌伯毛忠乘勝奪其西北山幾破忽中流矢死王亦被圍諸軍欲退忠斬一千戶以徇衆力戰王得出乃列圍困之適有星孛於台斗中朝多言占在秦分師不利忠曰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此何害日遣兵薄城下焚芻草絕汲道賊窘欲降邀忠與文升相

見忠偕劉玉單騎赴之文升亦從數十騎至呼俊璹諭以速降賊遙望羅拜忠直前挾璹以歸俊氣沮猶豫不出忠命縛木爲橋人負土囊塡濠塹擊以銅礮死者益衆賊倚愛將楊虎貍爲謀主夜出汲被禽忠貫其死諭以購賊賞格示之金且賜金帶鉤縱歸使誘俊出戰伏兵禽焉急擊下石城盡獲餘寇毀其城鑿石紀功增一衛於固原西北西安廢城留兵戍之而還初石城未下天甚寒士卒頗困忠慮賊奔突乘凍渡河與套寇合日夜治攻具身當矢石不少避大小三百餘戰彭時商輅知忠能辦賊不從中制卒用殄賊論功進右都御史與

林聰協掌院事白圭既平劉通荆襄間流民屯結如故通黨李鬍子者名原僞稱平王與小王洪王彪等掠南漳房內鄉渭南諸縣流民附賊者至百萬六年冬詔忠總督軍務與湖廣總兵官李震討之忠乃奏調永順保靖土兵而先分軍列要害多設旗幟鉦鼓遣人入山招諭流民歸者四十餘萬彪亦就禽時白圭爲兵部遣錦衣百戶吳綬贊忝將王信軍綬欲攘功不利賊瓦解縱流言圭信之止土兵毋調忠疏爭且劾綬罪帝爲召綬還而聽調土兵如故合二十五萬分八道逼之流民歸者又數萬賊潛伏山砦伺間出劫忠命副使余洵都指

揮李振擊之遇於竹山乘溪漲半渡截擊禽李原小王
洪等賊多溺死忠移軍竹山捕餘孽復招流民五十萬
斬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家口三萬餘人戶選一丁
戍湖廣邊衞餘令歸籍給田疏陳善後十事悉允行忠
之下令逐流民也有司一切驅逼不前卽殺之民有自
洪武中占籍者亦在遣中戍者舟行多疫死給事中梁
璟因星變求言劾忠妄殺白圭亦言流民既成業者宜
隨所在著籍又駁忠所上功次互異帝皆不聽進忠左
都御史廕子錦衣千戶諸將錄功有差忠上疏言臣
先後招撫流民復業者九十三萬餘人賊黨遁入深山

又招諭解散自歸者五十萬人俘獲百人皆首惡耳今言皆良家子則前此屢奏猖獗難禦者伊誰也賊黨罪固當死正因不忍濫誅故令丁壯謫發遣戍其久附籍者或乃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千人爭鬬刦殺若此者可以久居故不遣乎臣揭榜曉賊謂已殺數千蓋張虛勢怵之非實事也且圭固嘗身任其事今日之事又圭所遺先時中外議者謂荆襄之患何日得寧今幸平靖而流言沸騰以臣爲口實昔馬援薏苡蒙謗鄧艾檻車被徵功不見錄身更不保臣幸際聖明願賜骸骨勿使臣爲馬鄧之續帝温詔答之八年召還與李賓協掌

院事後二年拜刑部尚書尋代圭爲兵部汪直開西廠
恣橫忠屢遭侮不能堪會大學士商輅等劾直忠亦倡
九卿劾之奏留中而西廠遂罷直深恨之未幾西廠復
設直以吳綬爲腹心綬挾前憾伺忠益急忠不自安乞
歸治病未行而綬嗾偵事者誣忠罪給事中郭鏜御史
馮貫等復交章劾忠事連其子經太監黃賜興寧伯李
震彰武伯楊信等詔法司會錦衣衛廷鞫忠抗辯不少
屈然衆知出直意無敢爲之白者竟斥爲民賜與震等
亦得罪直敗復官致仕家居二十六年至弘治十五年
乃卒年八十二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忠倜儻多大略練

戎務彊直不阿敏於政事故所在著稱子經經子錫錫子治元皆舉進士經江西參政錫南京光祿寺卿治元員外郎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御史負氣果敢以才略稱錄囚南畿碭山教諭某笞膳夫膳夫逃匿父訴教諭殺其子取他尸支解以證既誣服雍蹤跡得之白其冤出巡河道已巡按江西黜貪墨吏五十七人盧陵太和盜起捕誅之十三年冬處州賊葉宗留自福建轉犯江西官軍不利都督僉事陳榮指揮劉眞遇伏死詔雍及鎮守侍郎楊寧督軍民協守會福建巡按御史

汪澄牒隣境會討賊鄧茂七俄以賊議降止兵雍曰賊果降退未晚也趣進賊已叛澄坐得罪死人以是服雍識景泰二年擢廣東副使大學士陳循薦爲右僉都御史代楊寧巡撫江西歲饑奏免秋糧劾奏寧王不法事王府官皆得罪時雍年甫三十赫然有才望所規畫措置咸可爲後法天順初罷天下巡撫官改山西副使寧王以前憾劾其擅乘肩輿諸事下獄奪官起大理少卿尋復爲右僉都御史佐寇深理院事石亨旣誅錦衣指揮劉敬坐飯亨直房用朋黨律論死雍言律重朋黨謂阿比亂朝政也以一飯當之豈律意且亨盛時大臣朝

夕趨門不坐獨坐敬何也深歎服出之母憂起復四年巡撫宣府大同七年議事入覲帝壯其貌留爲兵部右侍郎憲宗立坐學士錢溥累貶浙江左叅政廣西猺獞流剽廣東殘破郡邑殆徧成化元年正月大發兵拜都督趙輔爲總兵官以太監盧永陳瑄監其軍兵部尚書王竑曰韓雍才氣無雙平賊非雍莫可乃改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雍馳至南京集諸將議方略先是編修邱濬上書大學士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欲宿兵大藤峽扼其出入蹂其禾稼期一二年盡賊賢善之獻於朝詔錄示諸將諸將主其說請令遊擊

將軍和勇率番騎趨廣東而大軍直趨廣西分兵撲滅
雍曰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敝也當全師
直搗大藤峽南可援高肇雷廉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
慶北可斷陽峒諸路首尾相應攻其腹心巢穴既傾餘
迎刃解耳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益奔突郡邑益殘
所謂救火而嘘之也衆曰善輔亦知雍才足辦賊軍謀
一聽雍雍等遂倍道趨全州陽峒苗掠興安擊破之至
桂林斬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以徇按地圖與諸將議
曰賊以修仁荔浦爲羽翼當先收二縣以孤賊勢乃督
兵十六萬人分五道先破修仁賊窮追至力山禽千二

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級荔浦亦定十月至潯州延問
父老皆曰峽天險不可攻宜以計困雍曰峽延廣六百
餘里安能使困兵分則力弱師老則財匱賊何時得平
吾計決矣遂長驅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人伏道左願
爲嚮導雍見即罵曰賊敢紿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
愕既縛而袂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刳腸胃分
挂林箐中纍纍相屬賊大驚曰韓公天神也雍令總兵
官歐信等爲五哨自象州武宣攻其北身與輔督都指
揮白全等爲八哨自桂平平南攻其南參將孫震等爲
二哨從水路入而別分兵守諸隘口賊魁侯大狗等大

懼先移其累重於桂州橫石塘而立柵南山多置滾木礧石鏢鎗藥弩拒官軍十二月朔雍等督諸軍水陸並進擁團牌登山殊死戰連破石門林峒沙田右營諸巢焚其室廬積聚賊皆奔潰伐木開道直抵橫石塘及九層樓諸山賊復立柵數重憑高以拒官軍誘賊發矢石度且盡雍躬督諸軍緣木攀藤上別遣壯士從間道先登據山頂舉礮賊不能支遂大敗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砦生禽大狗及其黨七百八十人斬首三千二百有奇墜溺死者不可勝計峽有大藤如虹橫亘兩厓間雍斧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分兵擊餘黨鬱林

陽江洛容博白次第皆定帝大喜賜敕嘉勞召輔等還

遷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雍乃散遣諸軍以省

饋餉而遺孽侯鄭昂等遂乘虛陷潯州及洛容北流二

縣雍被劾引罪帝宥之雍益發兵撲討時諸賊所在蜂

起思恩潯賓柳城悉被擾掠流劫至廣東欽化二州皆

應時破殄四年春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東西各設巡

撫帝可之命陳濂撫廣東張鵬撫廣西而雍專理軍事

尋以憂歸明年兩廣盜復起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錯

互當如臂指相使不可離析近賊犯廣西臣與廣東三

司議調兵匝月未決盜賊無所憚乞仍命大臣總督便

會僉事林錦巡按御史龔晟亦以爲請乃罷兩巡撫而
起復雍右都御史總督如故又明年正月雍疏辭新命
乞終制不許雍抵任遣參將張壽遊擊馮昇等分道討
賊忻州八砦蠻及諸山猺獞掠州縣者皆摧破之蠻民
素懾雍威寇盜寖息九年柳潯諸蠻復叛參將楊廣等
俘斬九百八人方更進而賊破懷集縣兵部劾雍奏報不
實廣西鎮守中官黃沁素憾雍抑已因訐雍且言其貪
欲縱酒濫賞妄費帝遣給事中張謙等往勘而廣西布
政使何宜副使張斆銜雍素輕已共醞釀其罪謙還奏
事虛實交半竟命致仕去雍洞達闓爽重信義撫江西

時請追謚文天祥謝枋得詔謚天祥忠烈枋得文節有雄略善斷動中事機臨戰率躬親矢石不目瞬自奉尊嚴三司皆長跪白事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裨將以下縄柙無所假兩地鎮守宦官素驕恣亦惕息無敢肆疾惡嚴坦中不爲崖岸揮斥財帛不少惜故雖令行禁止民得安堵而謗議亦易起爲中官所齮齕公論皆不平兩廣人念雍功尤惜其去爲立祠祀焉家居五年卒年五十七正德間謚襄毅初以軍功予一子錦衣百戸雍以授其弟睦至是錄一子國子生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父祥戸部郎中子俊舉景泰二

年進士授戸部主事進員外郎在部十年以廉幹稱出爲西安知府歲饑發廩十萬石振貸區畫以償官不損而民濟成化初所司上治行當旌者知府十人而子俊爲首以林聰薦爲陝西右叅政歲餘擢右布政使六年轉左調浙江甫半載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先是巡撫王銳請沿邊築牆建堡爲久遠計工未興而罷子俊上疏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獲邊人爲導徑入河套屯牧自是寇顧居內我反屯外急宜於沿邊築牆置堡况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厓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壘築或挑塹緜引相接以成邊牆於

計爲便尚書白圭以陝民方困奏緩役旣而寇入孤山堡復犯榆林子俊先後與朱永許寧擊敗之是時寇據河套歲發大軍征討卒無功八年秋子俊復言今征套士馬屯延綏者八萬芻茭煩內地若今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姑以今年之數約之米豆需銀九十四萬草六十萬每人運米豆六斗草四束應用四百七萬人約費行資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臣前請築牆建堡詔事寧舉行請於明年春夏寇馬疲乏之時役陝西運糧民五萬給食與工期兩月畢事圭猶持前議阻之帝是子俊言命速舉子俊先用軍功進

左副都御史明年又用紅鹽池搗巢功進右都御史寇以搗巢故遠徙不敢復居套內地患稍息子俊得一意興役東起清水營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崖築牆掘塹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砦備巡警又於崖砦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避射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牆內之地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石有奇十年閏六月子俊具上其事因以母老乞歸慰留不許初延綏鎮治綏德州屬縣米脂吳堡悉在其外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

得利去自子俊徙鎮榆林增衛益兵拓城置戍攻守器畢具遂爲重鎮寇抄漸稀軍民得安耕牧焉十二年十二月移撫陝西子俊知西安時以居民患水泉鹹苦鑿渠引城西潏河入灌民利之久而水溢無所洩至是乃於城西北開渠洩水使經漢故城達渭公私益便號余公渠又於涇陽鑿山引水溉田千餘頃通南山道直抵漢中以便行旅學校公署圯者悉新之奏免岷河洮三衛之戍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戍本土岷州栗林羌爲寇子俊濳師設伏擊走之十三年召爲兵部尚書奏申明條例十事又列上軍功賞

格由是中外有所遵守緬甸酋卜剌浪欲奪思洪發貢章地設詞請於朝子俊言不宜許乃諭止之貴州巡撫陳儼等以播州苗竊發請調湖廣廣西四川兵五萬合貴州兵會勦子俊言賊在四川而貴州請討是邀功也奏寢其事初子俊論陳鉞掩殺貢夷罪帝以汪直故宥之鉞多方搆子俊於直會母憂歸得免子俊之築邊牆也或疑沙土易傾寇至未可恃至十八年寇入犯許寧等逐之寇扼於牆塹散漫不得出遂大衂邊人益思子俊功服闋拜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二十年命兼左副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其冬還朝明年正月星

變陳時弊八事帝多采納未幾復出行邊初子俊巡歷
宣大請以延綏邊牆法行之兩鎮因歲歉而止比復出
銳欲行之言東起四海治西抵黃河延袤千三百餘里
舊有墩百七十應增築四百四十墩高廣皆三丈計役
夫八萬六千數月可成詔明年四月郎工然是時歲比
不登公私耗敝騷興大役上下難之子俊又欲責成於
邊臣而已不親其事謗議由是起至冬疏請還京帝入
蜚語命改左都御史巡撫大同中官韋敬譏子俊假修
邊多侵耗又劾子俊私恩怨易將帥兵部侍郎阮勤等
爲白帝怒讓勤等而給事御史復交章劾中朝多欲傾

子俊工部侍郎杜謙等往勘平情按之還奏易置將帥
如勤等言所費無私然爲銀百五十萬米菽二百三十
萬耗財煩民不得無罪遂落太子太保致仕去時二十
二年二月也明年正月兵部缺尚書帝悟子俊無罪復
召任之仍加太子太保孝宗嗣位以先朝老臣待之彌
厚弘治元年疏陳十事已又上邊防七事帝多允行明
年疾亟猶手削奏稿陳救荒弭盜之策甫得請而卒年
六十一贈太保諡肅敏子俊沉毅寡言有偉略凡奏疏
公移必自屬草每夜分方寢嘗曰大臣謀國當身任利
害豈得遠怨市恩爲自全計故榆林始事怨讟叢起子

俊持之益堅竟以成功爲數世利性孝友居母憂時令子寘毋會試曰雖無律令吾心不忍也當廕子移以廕弟子寰舉進士終戶部員外郎寘就武廕爲錦衣千戶終指揮同知曾孫承勛承業皆進士承勛翰林修撰承業雲南僉事阮勤本交阯人其父內徙占籍長子勤舉景泰五年進士歷台州知府淸愼有惠政賜誥旌異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築墩臺十四所治垣塹三十餘里歲饑奏免七府租四十餘萬石入爲侍郎調南京刑部蠻邦人著聲中國者勤爲最

朱英字時傑桂陽人五歲而孤力學舉正統十年進士

授御史浙閩盜起簡御史十三人與中官分守諸府英守處州而葉宗留黨四出剽掠處州道梗英間道馳至撫降甚衆戮賊首周明松等賊散去乃還景泰初御史王豪嘗以勘陳循爭地事忤循爲所訐至是循草詔言風憲官被訐者雖經赦宥悉與外除於是豪當改知縣英言若如詔書則凡遭御史抨擊之人皆將挾讐誣訐而御史愈緘默不言矣章下法司請如英言乃復豪職未幾出爲廣東右叅議過家省母槖中惟賜金十兩抵任撫凋瘵流亡立均傜法十歲一更民稱便天順初兩廣賊愈熾諸將多濫殺冒功巡撫葉盛屬英督察叅將

范信誣宋泰永平二鄉民爲賊屠戮殆盡又欲屠進城鄉英馳諷悉縱去信忿留師不還英密請於盛檄信班師一方始靖潮州賊羅劉寧等流劫遠近屢挫官兵英會師破滅之還所掠人口數千別置一營以處婦女人莫敢犯官參議十年進右參政遭母憂成化初服闋補陝西大軍討滿四英主饋餉有功歷福建陝西左右布政使皆推行均徭法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先後陳安邊二十八事其請徙居戎安流離簡貢使於時務尤切明年冬兩廣總督吳琛卒廷議以英前在廣東有威信遂以代琛自韓雍大征以來將帥喜邀功利俘

掠名爲鵰勦英至鎭以寧靜約飭將士毋得張賊聲勢妄請用師招撫猺獞效順者定爲編戶給復三年於是馬平陽朔蒼梧諸縣蠻悉望風附而荔波賊李公主有衆數萬久負固亦遣子納欵爲置道永安州處之俾其孫世吏目自是歸附日衆凡爲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帝甚嘉之鎭守中官與督撫總兵官坐次中官居中總督居總兵官左時總兵官陳政以伯爵欲抑英居右英不可奏乞裁定命解英總督止爲巡撫居政下尚書余子俊言英招徠功多當增秩褒賞乃反削其事權恐無以鎭諸蠻乃擢英右都御史仍總督位次如

故田州酋黃明烝其知府岑溥祖母欲殺溥溥出走思恩明因肆屠戮英將進討檄溥族人恩城知州岑欽殺明雪恥欽遂誅明并其族屬傳首軍門英淳厚然持法無所假借與市舶中官韋眷忤眷摭奏英專權玩賊潯州知府史芳以事見責亦訐英奸貪欺罔按皆無驗乃鐫芳二官諭眷協和共事十六年交阯攻老撾議者恐其內寇詔問英處置之宜英對言彼不過爭甌脫耳諭之當自悔懼帝從其言果上表謝潯梧高廉賊起偕政等分道擊之再戰俘斬甚衆十九年桂林平樂蠻攻城殺將英政復分兵十二道擊破之明年入掌都察院事

尋加太子少保又明年正月星變疏陳八事請禁邊將節旦獻馬鎭守中官武將不得私立莊田侵奪官地燒丹符咒左道之人當置重典四方分守監槍內官勿進貢品物罷撤倉場馬房上林苑增設內侍召還建言得罪諸臣清內府收白糧積弊治奸民投獻莊田及貴戚受獻者罪權倖皆不便執政多持之不行英造內閣力爭竟不能盡從也時流民集京師者多英請人給米月三斗幼者半之報許其年秋卒贈太子太保英爲總督承韓雍吳琛後雍雖有大功恢廓自奉贈遺過侈有司困供億公私耗竭而琛務謹廉至英益持清節僅攜一

蒼頭之官先後屢賜璽書金幣英藏璽書貯金幣於庫其威望不及雍而惠澤過之在甘肅積軍儲三十萬兩廣四十餘萬皆不以聞或問之答曰此邊臣常分何足言人服其知大體正德中追諡恭簡子守孚進士刑部郎中

秦紘字世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南京御史劾治內官傅鎖兒罪諫止江南采翠毛魚魫等使權貴忌之蜚語聞會考察坐謫湖廣驛丞天順初以御史練綱薦遷雄縣知縣奉御杜堅捕天鵞暴橫紘執杖其從者坐下詔獄民五千詣闕訟乃調知府谷憲宗即位遷葭州知

州調秦州母喪去官州人乞借紘服闋還故任尋擢鞏昌知府改西安遷陝西右叅政岷州番亂提兵三千破之進俸一級成化十三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奏鎮國將軍奇潤等罪奇潤父慶城王鍾鎰爲奏辯且誣紘帝重違王意逮紘下法司治事皆無驗而內官尚亨籍紘家以所得敝衣數事奏帝歎曰紘貧一至此耶賜鈔萬貫旌之於是奪奇潤等三人爵王亦削祿三之一而改紘撫河南尋復調宣府小王子數萬騎寇大同長驅入順聖川掠宣府境紘與總兵官周玉等邀擊遁去尋入掠興寧口連戰却之追還所掠璽書勞焉進左僉

都御史巡撫如故未幾召還理院事遷戶部右侍郎萬
安逐尹旻誣紘旻黨降廣西右參政進福建左布政使
弘治元年以王恕薦擢左副都御史督漕運明年三月
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奏言中官武將總鎮兩廣
者率縱私人擾商賈高居私家擅理公事賊殺不辜交
通土官爲奸利而天下鎮守官皆得擅執軍職受民訟
非制請嚴禁絶總鎮府故有賞功所歲儲金錢數萬費
出無經宜從都御史勾稽廣潮南韶多盜當設社學編
保甲以絶盜源帝悉從其請恩城知州岑欽攻逐田州
知府岑溥與泗城知州岑應分據其地紘入田州逐走

欽還溥於府留官軍戍之亂遂定復遣將討平黎賊陵
水猺賊德慶紘之初涖鎮也劾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貪
暴逮下獄景亦訐紘勘無左證法司當景死景連姻周
太后家有奥援訐紘不已詔幷逮紘廷鞫卒無罪詔宥
景死奪爵閒住而紘亦罷歸大臣王恕等請留紘不納
廷臣復連章言紘可大用居數月起南京戶部尚書十
一年引疾去十四年秋寇大入花馬池敗官軍孔壩溝
直抵平涼言者謂紘有威名雖老可用詔起戶部尚書
兼右副都御史總制三邊軍務紘馳至固原按行敗所
躬祭陣亡將士掩其骼奏錄死事指揮朱鼎等五人恤

軍士戰歿者家㓜治敗將楊琳等四人罪更易守將練壯士與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初寇未入河套平涼固原皆內地無患自孛來住牧後固原當兵衝爲平慶臨鞏門戶而城隘民貧兵力單弱商販不至紘乃拓治城郭招徠商賈建改爲州而身留節制之奏言固原主客兵止萬八千人散守城堡二十四勢分力弱宜益兵舊臨鞏秦州諸軍歲赴甘涼備禦及他方有警又調兵甘涼或發京軍征討夫京師天下本邊將手握重兵而一遇有事輒請京軍非强幹弱枝之道請自今京兵毋輕發臨鞏甘涼諸軍亦宜各還本鎮但選知兵宿將一

二人各守其地人以戍爲家軍以將爲命自樂趨役而有戰心計之得者也紘見固原迤北延袤千里閒田數十萬頃曠野近邊無城堡可依議於花馬池迤西至小鹽池二百里每二十里築一堡堡周四十八丈役軍五百人固原迤北諸處亦各築屯堡募人屯種每頃歲賦米五石可得五十萬石規畫已定而寧夏巡撫劉憲爲梗紘乃奏曰竊見三邊情形延綏甘涼地雖廣而士馬精強寧夏怯弱矣然河山險阻惟花馬池至固原軍旣怯弱又墩臺疏遠敵騎得長驅深入故當增築墩堡葺州豫望城諸處亦然今固原迤南修築將畢惟花馬池

迤北二百里當築十堡而憲危言阻衆且廢垂成之功乞令憲制三邊而改臣撫寧夏俾得終邊防於事爲便帝下詔責憲憲引罪卒行紘策修築諸邊城堡一萬四千餘所垣塹六千四百餘里固原屹爲重鎮紘又以意作戰車名全勝車詔頒其式於諸邊在事三年四鎮晏然前後經略西陲者莫及十七年加太子少保召還視部事以年老連章力辭乞致仕詔賜敕乘傳歸月廩歲隸如制明年九月卒年八十贈少保謚襄毅紘廉介絶俗妻孥菜羹麥飯常不飽性剛果勇於除害不自顧慮士大夫識與不識稱爲偉人在兩廣被逮時方議討後

山賊治軍事事畢從容就道儀衞騶從不貶損旣踰嶺始囚服就縶謂官校曰兩廣蠻夷雜處總制體尊遽就拘執損國威今旣踰嶺眞囚矣其嚴重得體如此正德五年劉瑾亂政紘家奴憾紘婦弟楊瑾以紘所遺火礮投緝事校尉誣瑾畜違禁軍器劉瑾怒歸罪於紘籍其家無所得言官張九敘涂敬等復希瑾意劾紘士類嗤之贊曰項忠韓雍皆以文學通籍而親提桴鼓樹勲戎馬之場其應機決勝成畫遠謀雖宿將殆無以過豈不壯哉賞不酬勞謠諑繼起文法吏從而繩其後功名之士所爲發憤而太息也余子俊盡心邊計數世賴之朱英

廉威名粤嶠秦紘經略著西陲文武兼資偉哉一代之能臣矣

明史卷一百七十八終

明史卷一百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羅倫涂棐　章懋從子拯

黃仲昭　莊昶

鄒智　舒芬崔桐 馬汝驥

羅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五歲嘗隨母入園果落衆競取倫獨賜而後受家貧樵牧挾書誦不輟及爲諸生志聖賢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知府張瑄憫其貧周之粟謝不受居父母喪踰大祥始食鹽酪成化

二年廷試對策萬餘言直斥時弊名震都下擢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踰二月大學士李賢奔喪畢奉詔還朝倫詣賢沮之不聽乃上疏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大學士李賢臣竊謂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不可不慎曩陛下制策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竊謂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在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陛下於賢以爲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

與則禮所未見也夫爲人君當舉先王之禮教其臣爲人臣當守先王之禮事其君昔宋仁宗嘗起復富弼矣弼辭曰不敢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起復劉珙矣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私竊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此二君者未嘗以故事強其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史冊書之爲盛事士大夫傳之爲美談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王黼史嵩之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皆援故事起復然天下壞亂社稷傾危流禍當時遺

議後代無他君不敎臣以孝臣無孝可移於君也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口實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得以言事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且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水之方圓盂實主之臣之直佞君實召之陛下誠於退朝之暇親直諒博洽之臣講聖學君德之要詢政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訪人才賢否考古今盛衰舍獨信之偏見納逆耳之苦言則衆賢羣策畢萃於朝又何

待違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然後天下可治哉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關耶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服則齊衰奪情於夫初無預其妻奪情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還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命不許雖三尺童子臣知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已者不能直人忘親者不能忠君陛下何取於若人而起復之也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非且從而

贊之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朝致綱常之壞風俗之弊一至此極也願陛下斷自聖衷許賢歸家持服其他已起復者仍令奔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變亦從墨衰之權使任軍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法則羣臣效人倫由是明風俗由是厚矣疏入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御史陳選疏救不報御史楊琅復申救帝切責之尚書王䎩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以效之亡何賢卒明年以學士商輅言召復

原職改南京居二年引疾歸遂不復出倫爲人剛正嚴於律已義所在毅然必爲於富貴名利泊如也里居倡行鄉約相率無敢犯衣食粗惡或遺之衣見道殣解以覆之晨留客飮妻子貸粟鄰家及午方炊不爲意以金牛山人跡不至築室著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十四年卒年四十八嘉靖初從御史唐龍請追贈左春坊諭德諡文毅學者稱一峰先生方倫爲提舉時御史豐城涂棐巡按福建司禮中官黃賜延平人也請見棐不可泉州知府李宗學以受賕爲棐所按訐棐自解賜從中主其奏棐宗學俱被徵詞連倫當并逮鎮撫司某曰羅

先生可至此乎即日鞫成上之倫得免輩亦復官輩天順四年進士成化中嘗言祖宗朝政事必與大臣面議自先帝幼冲未能裁決柄國者慮其缺遺假簡易之辭以便宣布凡視朝奏事諭旨輒曰所司知之此一時權宜非可循爲定制況批答多參以中官內閣或不與尤乖祖制乞復面議杜蔽壅之弊憲宗不能用終廣東副使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改庶吉士明年冬授編修憲宗將以元夕張燈命詞臣撰詩詞進奉懋與同官黃仲昭檢討莊㫤疏諫曰頃諭臣等

撰鰲山煙火詩詞臣等竊議此必非陛下本懷或以兩宮聖母在上欲備極孝養奉其歡心耳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陳耳目之玩以爲養也今川東未靖遼左多虞江西湖廣赤地數千里萬姓嗷嗷張口待哺此正陛下宵旰焦勞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至翰林官以論思爲職鄙俚之言豈宜進於君上伏讀宣宗皇帝御製翰林箴有曰啓沃之言唯義與仁堯舜之道鄒魯以陳張燈豈堯舜之道詩詞豈仁義之言若謂煙火細故不足爲聖德累則舜何必不造漆器禹何必不嗜旨酒漢文何必不作露臺古帝王愼小謹微必矜細行者正以

欲不可縱漸不可長也伏乞將煙火停止移此視聽以明目達聰省此貲財以振饑恤困則災祲可銷太平可致帝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惡懋等妄言竝杖之闕下左遷其官修撰羅倫先以言事被黜時稱翰林四諫懋旣貶臨武知縣未行以給事中毛弘等論救改南京大理左評事踰三年遷福建僉事平泰寧沙尤賊聽福安民採礦以杜盜源建議番貨互通貿易以裕商民政績甚著滿考入都年止四十一力求致仕吏部尚書尹旻固留之不可旣歸屏跡不入城府奉親之暇專以讀書講學爲事弟子執經者日益進貧無供具惟脫粟菜羹

而已四方學士大夫高其風稱爲楓山先生家居二十
餘年中外交薦部檄屢起之以親老堅不赴弘治中孝
宗登用羣賢衆議兩京國學當用名儒起謝鐸於北監
及南監缺祭酒遂以懋補之懋方遭父憂不就時南監
缺司業且二十年詔特以羅欽順爲之而虛位以待懋
十六年服闋懋復固辭不允始涖任六館士人人自以
爲得師監生尤樾母病例不得歸省晝夜泣懋遣之歸
曰吾寧以違制獲罪武宗立陳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
重詔令敬天戒五事正德元年乞休五疏不允復引疾
懇辭明年三月始得請五年起南京太常卿明年又起

爲南京禮部右侍郎皆力辭不就言者屢陳懋德望請加優禮詔有司歲時存問世宗嗣位卽家進南京禮部尙書致仕其冬遣行人存問而懋已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文懿懋爲學恪守先儒訓或諷爲文章曰小技耳予弗暇有勸以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芟其繁可也通籍五十餘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世皆高之生三子兼令業農縣令過之諸子釋耒跪迎人不知其貴公子也子省懋於南監徒步往道爲巡檢所笞已知而請罪懋慰遣之晚年三子一孫盡死年八十二生少子接後以廕爲國子生從子拯字以道幼從懋學登

弘治十五年進士爲刑部主事正德初忤劉瑾下詔獄
謫梧州府通判瑾誅擢南京兵部郎中嘉靖中累官工
部尚書桂萼欲復海運延公卿議得失拯曰海運雖有
故事而風濤百倍於河且天津海口多淤自古不聞有
濬海者議遂寢南北郊議起拯言不可失帝意尋坐郊
壇祭器缺供落職歸久之復官致仕卒
黃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祖壽生翰林檢討有學行
父嘉東鹿知縣以善政聞仲昭性端謹年十五六卽有
志正學登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章懋莊
㫤同以直諫被杖謫湘潭知縣在道用諫官言改南京

大理評事兩京諸司隸卒率放還而取其月錢爲故事惟仲昭與羅倫不取御史縱子弟取賂刑部曲爲地仲昭駁正之有羣掠民婦轉鬻者部坐首惡一人仲昭請皆坐連遭父母喪不離苫塊者四年服除以親不逮養遂不出弘治改元御史姜洪疏薦吏部尚書王恕檄有司敦趣比至恕迓之大門外揖讓升堂相向再拜世兩高之除江西提學僉事誨士以正學久之再疏乞休日事著述學者稱未軒先生卒年七十四仲昭兄深御史深子乾亨行人使滿剌加歿於海乾亨子如金廣西提學副使希雍蘇州同知仲昭孫懋南京戶部侍郎

莊昺字孔暘江浦人自幼豪邁不羣嗜古博學舉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編修章懋黃仲昭疏諫內廷張燈忤旨廷杖二十謫桂陽州判官尋以言官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居三年母憂去繼丁父憂哀毀喪除不復出卜居定山二十餘年學者稱定山先生巡撫王恕嘗欲葺其廬辭之昺生平不尚著述有自得輒見之於詩薦章十餘上部檄屢趣俱不赴大學士邱濬素惡昺語人曰率天下士背朝廷者昺也弘治七年有薦昺者奉詔起用昺念濬當國不出且得罪强起入都大學士徐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故翰林復之濬聞

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乃復以爲行人司副俄遷南京吏部郎中得風疾明年乞身歸部臣不爲奏又明年京察尚書倪岳以老疾罷之居二年卒年六十三天啓初追謚文節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年十二能文家貧讀書焚木葉繼晷者三年舉成化二十二年鄉試第一時帝益倦於政而萬安劉吉尹直居政府智憤之道出三原謁致仕尚書王恕慨然曰治天下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毒痛四海而公顧屏棄田里智此行非爲科名欲上書天子別白賢奸拯斯民於塗炭耳恕奇其言笑而不

答明年登進士改庶吉士遂上疏曰陛下於輔臣遇事必咨殊恩異數必及亦云任矣然或進退一人處分一事往往降中旨使一二小人陰執其柄是旣任之而又疑之也陛下豈不欲推誠待物哉由其進身之初多出私門先有以致陛下之厭薄及與議事又唯諾惟謹伈伈俔俔若有所不敢反不如一二俗吏足以任事此陛下所爲疑也臣竊以爲過矣昔宋仁宗知夏竦懷詐則黜之知呂夷簡能改過則容之知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可任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拒契丹西臣元昊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事也願陛下察孰爲竦孰爲夷簡

而黜之容之孰爲衍琦仲淹弼而擢之日與講論治道不使小人得參其間則天工亮矣臣又聞天下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與輔臣等乃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不畏天變不恤人窮或以忠義激之則曰吾非不欲言言出則禍隨其誰吾聽嗚呼旣不能盡言效職而復引過以歸於上有人心者固如是乎臣願罷黜浮冗廣求風節之臣令仗下糾彈入閤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霽色接之溫言導之使得畢誠盡蘊則天聽開矣臣又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君子之有益人國也

大矣以陛下之聰明寧不知君子可任而故屈抑之哉乃小人巧讒間以中傷之耳今碩德如王恕忠鯁如强珍亮直剛方如章懋林俊張吉皆一時人望不宜貶錮負上天生才之意陛下誠召此數人置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則天心協矣臣又聞高皇帝制閹寺惟給掃除不及以政近者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其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方倚之爲鎭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宮禁此豈高皇帝所許哉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深思極慮定宗社長久之

計則大綱正矣然其本則在陛下明理何如耳竊聞侍臣進講無反覆論辨之功陛下聽講亦無從容沃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願陛下念義理之難窮惜日月之易邁考之經史驗之身心使終歲無間則聖學明而萬事畢治豈特四事之舉措得其當已耶疏入不報智旣慷慨負奇其時御史湯鼐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文祥亦並負意氣智皆與之善因相與品覈公卿裁量人物未幾孝宗嗣位弊政多所更智喜以爲其志且得行乃復因星變上書曰伏讀明詔云天下利弊所當興革所在官員人等條具以聞此殆陛下知前

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禁言官毋風聞挾私言事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朝政有闕而曰利弊當興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官員人等條具以聞陛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今欲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當求利弊之本原而興且革之不當毛舉細故以爲利弊在是也本原何在閣臣是已少師安持祿怙寵少保吉附下罔上太子少保直挾詐懷奸世之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就朝政必不修此弊所當革者也致仕尚書王恕忠亮可任大事尚書王竑剛毅可寢大奸都御史彭韶方正可決大疑世之

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開明朝政淸肅此利所當興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由宦官權重而已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卒制於弘恭石顯宋孝宗嘗任劉俊卿劉珙矣卒間於陳源甘昇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附和而唐政不綱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表裏而宋室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繫此曹之盛衰願陛下鑒旣往謹將來攬天綱張英斷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高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以陛下聰明冠世豈不知刑臣不可委信然而不免誤用者殆正心之學未講

也心發於天理則耳目聰明言動中節何宦官之能惑
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失綱投間抵隙蒙蔽得施
雖有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寖失其初欲進君子
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豈可得哉帝得疏領
之居無何安直相繼罷斥而吉任寄如故銜智刺骨鼐
常朝當侍班智告之曰祖宗盛時御史侍班得面陳政
務得失立取進止自後惟退而具疏此君臣情意所由
隔也君幸值維新之日盍倣先朝故事行之及恕赴召
至京智往謁曰後世人臣不獲時見天子故事多苟且
願公且勿受官先請朝見取時政不善者歷陳之力請

除革而後拜命庶其有濟若先受官無復見天子之日矣鼐與恕亦未能用其言會劉槩獄起吉使其黨魏璋入智名遂下詔獄智身親三木僅屬喘息慷慨對簿曰智見經筵以寒暑輟講午朝以細事塞責紀綱廢弛風俗浮薄生民憔悴邊備空虛私竊以爲憂與鼐等往來論議誠有之不知其他讞者承吉意竟謫廣東石城所吏目事具湯鼐傳智至廣東總督秦紘檄召修書乃居會城聞陳獻章講道新會往受業自是學益粹弘治四年十月得疾遽卒年二十有六同年生吳廷舉爲順德知縣殮而歸其喪天啓初追謚忠介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年十二獻馴鴈賦於知府祝瀚遂知名正德十二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時武宗數微行畋遊無度其明年孝貞皇后崩甫踰月欲幸宣府託言往視山陵罷沿道兵衛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內當深居不出雖釋服之後固儼然埶疢也且自古萬乘之重非奔竄逃匿未有不嚴侍衛者又等威莫大於車服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舍大輅袞冕而羸車褻服是御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不聽孝貞山陵畢迎主祔廟自長安門入芬又言孝貞皇后作配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正門昨孝貞之主顧從陛下駕由旁門

入他日史臣書之曰六月巳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門將使孝貞有不得正終之嫌其何以解於天下後世昨祔廟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意者聖祖列宗及孝貞皇后之靈儆告陛下也陛下宜即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不報遂乞歸養不許又明年三月帝議南巡時寧王宸濠久蓄異謀與近倖相結人情惶懼言官伏闕諫忤旨被責讓芬憂之與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主事萬潮庶吉士汪應軫要諸曹連章入諫衆許諾芬遂偕編修崔桐庶吉士江暉王廷陳馬汝驥曹嘉及應軫上疏曰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

遺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若陛下之出不過如秦皇漢武侈心爲樂而已非能行巡狩之禮者也博浪柏谷其禍亦可鑒矣近者西北再巡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蒼昊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故一聞南巡詔書皆鳥驚獸散而有司方以迎奉爲名徵發嚴急江淮之間蕭然煩費萬一不逞之徒乘勢倡亂爲禍非細且陛下以鎮國公自命苟至親王國境或據勛臣之禮以待陛下將北嚮朝之乎抑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責實深求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無死所矣尚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蓄劉

瀆之褻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爲故事特左右寵倖知術短淺無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將警蹕而出尚敢輕騎慢遊哉疏入陛完迎謂曰上聞有諫者輒恚欲自引決諸君且休勿歸過君上沽直名芬等不應而出有頃艮勝潮過芬扼腕恨完芬因邀博士陳九川至酌之酒曰匹夫不可奪志君輩可遂已乎明日遂偕諸曹連疏入帝大怒命跪闕下五日期滿復杖之三十芬創甚幾斃舁至翰林院中掌院者懼得罪命摽出之芬曰吾官此卽死此耳竟謫福建

市舶副提舉裹創就道世宗卽位召復故官嘉靖三年春昭聖太后壽旦詔免諸命婦朝賀芬言前者興國太后令旦命婦朝賀如儀今遇皇太后壽節忽行傳免恐失輕重之宜乞收成命以彰聖孝帝怒奪俸三月時帝欲尊崇本生芬偕其僚連章極諫及張璁桂萼方獻夫驟擢學士芬及同官楊維聰編修王思羞與同列拜疏乞罷未幾復偕同官楊愼等伏左順門哭爭帝怒下獄廷杖奪俸如初旋遭母喪歸卒於家年四十四世稱忠孝狀元芬丰神玉立負氣峻厲端居竟日無倦容夜則計過自訟以倡明絕學爲己任其學貫串諸經兼通天

文律曆而尤精於周禮嘗曰周禮視儀禮禮記猶蜀之視吳魏也賈氏謂儀禮爲本周禮爲末妄矣朱子不加是正何也疾革其子請所言惟以未及表章周禮爲恨學者稱梓溪先生萬曆中追謚文節先是修撰羅倫以諫謫福建提舉踰六十年而芬繼之與倫同鄉同官所謫地與官又同福建士大夫遂祀芬配倫云崔桐字來鳳海門人鄉試第一與芬同進士及第授編修旣諫南巡並跪闕下受杖奪俸嘉靖中以侍讀出爲湖廣右參議累擢國子祭酒禮部右侍郎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偕芬等諫南巡罰跪受杖

教習期滿當授編修特調澤州知州懲王府人虐小民比王有所屬輒投其書檟中不視陵川知縣貪汝驥欲黜之巡按御史爲曲解汝驥不聽竟褫其官世宗立召復編修尋錄直諫功增秩一等預修武宗實錄進修撰歷兩京國子司業擢南京右通政就改國子祭酒召拜禮部右侍郎尚書嚴嵩愛重汝驥入閣稱之帝特加侍讀學士汝驥行已峭厲然性故和易人望歸焉卒贈尚書謚文簡應軫等自有傳

贊曰詞臣以文學侍從爲職非有言責也激於名義侃侃廷諍抵罪謫而不悔豈非皎然志節之士歟奪情之

典不始李賢然自羅倫疏傳誦天下而朝臣不敢以起
復爲故事於倫理所禆豈淺鮮哉章懋等引宣宗箴明
國家設官意不爲彰君之過鄒智指列賢奸矯拂媮末
舒芬危言聳切有爰盎攙轡之風況夫淸修峻節行無
瑕尤若諸子者洵足以矯文士浮夸之習矣

明史卷一百七十九終

明史卷一百八十　列傳第六十八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張寧　王徽　王淵等

毛弘　邱弘

李森　魏元　康永韶等

強珍　王瑞　張稷

李俊　汪奎　從子舜民　崔陞等

湯鼐　吉人　劉槩　董傑　姜綰　余濬等

姜洪　歐陽旦　暢亨　曹璘

彭程　龐泮 呂獻

葉紳　胡獻 武衢等

張弘至　屈伸

王獻臣 吳一貫 余濂

張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七年夏帝從唐瑜等奏考覈南京大小諸臣寧言京師尤根本地不可獨免又言京衞帶俸武職一衞至二千餘人通計三萬餘員歲需銀四十八萬米三十六萬并他折俸物動經百萬耗損國儲莫甚於此而其間多老弱不嫻騎射之人莫若簡可者補天下都司衞所缺官而

悉汰其餘議格不行帝得疾適遇星變詔罷明年元會
百官朝參如朔望寧言四方來覲不得一覲天顏疑似
之際必至訛言相驚願勉循舊典用慰人心帝疾不能
從而奪門之變作天順中曹石竊柄事關禮科者寧輒
裁損英宗以是知寧朝鮮與鄰部毛憐衞讐殺詔寧同
都指揮武忠往解寧辭義慷慨而忠驍健張兩弓折之
射鴈一發墜朝鮮人大驚服兩人竟解其讐而還中官
覃包邀與相見不往尋擢都給事中憲宗初御經筵請
日以大學衍義進講是年十月皇太后生辰禮部尚書
姚夔仍故事設齋建醮會百官赴壇行香寧言無益徒

傷大體乞禁止帝嘉納之未幾給事中王徽以牛玉事
劾大學士李賢得罪寧率六科論救由是寖與内閣忤
會王竑等薦寧堪僉都御史淸軍職貼黄與岳正並舉
得旨會舉多私皆予外任寧出爲汀州知府以簡靜爲
治期年善政具舉寧才高負志節善章奏聲稱籍甚英
宗嘗欲重用之不果久居諫垣不爲大臣所喜旣出守
益鬱鬱不得志以病免歸家居三十年言者屢薦終不
復召無子有二妾寧沒剪髮誓死樓居不下者四十年
詔旌爲雙節
王徽字尚文應天人天順四年進士除南京刑科給事

中憲宗卽位數月與同官王淵朱寬李翔李鈞疏陳四事末言自古宦官賢良者少奸邪者多若授以大權致令敗壞然後加刑是始愛而終殺之非所以保全之也願法高皇帝舊制毋令預政典兵置產立業家人義子悉編原籍爲民嚴禁官吏與之交接惟厚其賞賚使得豐足無復他望此國家之福亦宦官之福也其冬帝入萬妃譖廢吳后罪中官牛玉擅易中宮謫之南京徽復與淵等劾之曰陛下冊立中宮此何等事而賊臣牛玉乃大肆奸欺中宮既退人情咸謂玉必萬死顧僅斥陪京猶全首領則凡侍陛下左右者將何所忌憚哉內閣

大臣身居輔弼視立后大事漠然不以加意方玉欺肆之初婚禮未成禮官畏權輒爲阿附及玉事發之後國法難貸刑官念舊竟至苟容而李賢等又坐視成敗不出一言黨惡欺君莫此爲甚請幷罪賢等爲大臣不忠者戒臣等前疏請保全宦官正欲防患於未萌乃處置之道未聞牛玉之禍果作然往不可諫來猶可追臣等不敢遠引請以近事徵之正統末有王振矣詎意復有曹吉祥天順初有吉祥矣詎意復有牛玉若又不思預防安知後不有甚於牛玉者哉夫宦者無事之時似乎恭慎一聞國政即肆奸欺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爲

已功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已勢迨趨附日衆威權日盛而禍作矣此所以不可預聞國政也內官在帝左右大臣不識廉耻多與交結餽獻珍奇伊優取媚卽以爲賢而朝夕譽之有方正不阿者卽以爲不肖而朝夕讒謗之日加浸潤未免致疑由是稱譽者獲顯讒謗者被斥恩出於內侍怨歸於朝廷此所以不可許其交結也內官弟姪授職任事倚勢爲非聚奸養惡廣營財利奸弊多端身雖居內心實在外內外交通亂所由起此所以不可使其子姪在外任職營立家產也臣等職居言路不爲苟容雖死無悔惟陛下裁察詔謂妄言邀

譽欲加罪諸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乃並謫州判官崧得
貴州普安淵茂州寬潼川翔寧州鈞綏德奏蓋鈞筆也
侍郎葉盛編修陳音相繼請留不納最後御史楊琅言
尤切幾得罪崧至普安興學校教士始有舉於鄉者郤
土官隴暢及白千戸賄治甚有聲居七年棄官歸言者
屢薦終以宦官惡之不復錄崧嘗曰今仕者以剛方爲
刻怠緩爲寛學者以持正爲滯恬軟爲通爲文以典雅
爲膚淺怪異爲古健其論治嘗誦張宣公語無求辦事
之人當求曉事之人時皆服其切中弘治初吏部尚書
王恕薦起陜西左叅議踰年謝病還卒年八十三子韋

見文苑傳王淵浙江山陰人天順元年進士除南京吏科給事中素伉直終順天府治中朱寛莆田人李翔大足人皆天順元年進士李鈞永新人景泰二年進士寛爲南京禮科給事中翔兵科鈞工科既被謫寛進表入京道卒翔鈞皆以判官終

毛弘字士廣鄞人登天順初進士六年授刑科給事中成化三年夏偕六科諸臣上言比塞上多事正陛下宵衣旰食時乃聞退朝之暇頗事逸遊礮聲數聞於外非禁城所宜有况災變頻仍兩畿水旱川廣兵革之餘公私交困願省遊戲宴飲之娛停金豆銀豆之賞日御經

筵講求正學庶幾上解天怒下慰人心御史展毓等亦以爲言皆嘉納帝從學士商輅請改元後建言罷官者悉錄用弘請斷自踐阼而後召還給事中王徽等不許慈懿太后崩詔别葬弘偕魏元等疏諫未得請朝罷弘倡言曰此大事吾輩當以死諫請合大小臣工伏闕固爭衆許諾有退却者給事中張賓呼曰君輩獨不受國恩乎何爲首鼠兩端乃伏哭文華門竟得如禮弘在垣中所論列最多聲震朝宁帝頗厭苦之嘗曰昨日毛弘今日毛弘前後所陳或不見聽而弘慷慨論議無所屈欽天監正谷濱受賕當除名命輸贖貶秩正一眞人張

元吉有罪論死詔繫獄弘等皆固爭終不聽三遷至都給事中得疾暴卒

邱弘字寛叔上杭人天順末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數陳時政成化四年春偕同官上言洪武永樂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詔聽民開墾永不科稅邇者權豪怙勢率指爲閒田朦朧奏乞如嘉善長公主求文安諸縣地西天佛子劄實巴求靜海縣地多至數十百頃夫地踰百頃古者百家產也豈可徇一人之私情而奪百家恒產哉帝納其言詔自今請乞皆不許著爲令劄實巴所乞地竟還之民弘再遷至都給事中六年夏山東河南大

旱弘請振因言四方告災部臣拘成例必覆實始免上雖蠲租下鮮實惠請自今遇災撫按官勘實即與蠲除從之萬貴妃有寵中官梁芳陳喜爭進淫巧奸人屠宗順輩日獻奇異寶石輒厚酬之糜帑藏百萬計有因以得官者都人倣傚競尚侈靡僭擬無度弘偕同官疏論宗順等罪請追還帑金嚴禁侈俗事下刑部尚書陸瑜因請置宗順等於理沒其貲以振饑民帝不許但命僭侈者罪無赦然竟不能禁也京師歲歉米貴而四方游僧萬數弘請驅逐以省冗食又請發太倉米減價以糶給貧民最甚者帝悉從之復言在京百獸房及清河寺

諸處所育珍禽野獸日飼魚肉米菽乞並縱放以省冗費報聞明年使琉球道卒弘與毛弘同居言路皆敢言人稱二弘云

李森字時茂歷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負氣敢言憲宗立上疏請禁朝覲官科歛徵求爲民害者吏部尚書王翺請從其言帝爲下詔禁止頃之言近有無功而晉侯伯都督者有無才德而位九列者有以畫奕彈琴醫卜技能而得官職者名爵日輕廩祿日費是玩天下之公器棄國家之大柄也自今宜擇人授毋令匪才競進且請嚴軍官黜陟覈逃伍虛糧皆報可御史

謝文祥以劾姚夔下獄森偕同官救之不納明年夏日食瓊山縣地震森疏陳十事未幾以貴倖侵奪民產率諸給事言昔奉先帝敕皇親强占軍民田者罪毋赦投獻者戍邊一時貴戚莫敢犯比給事中邱弘奏絶權貴請乞陛下亦既俯從乃外戚錦衣指揮周彧求武强武邑田六百餘頃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淸地三百餘頃詔皆許之何其與前敕悖也彼谿壑難厭而畿內膏腴有限小民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且本朝百年來戶口日滋安得尚有閒田不耕不稼名爲奏求實豪奪而已帝善其言而已賜者仍不問山西災山

東及杭紹嘉湖大水森等請蠲振帝並從之時帝未有儲嗣而萬貴妃專寵後宮莫得進言者每勸上普恩澤然未敢顯言妃妬也惟森抗章爲言帝心愠森已再遷左給事中會戸科都給事中缺吏部列森名上詔予外任部擬與化知府不允乃出爲懷慶通判未幾投劾歸不復出

魏元字景善朝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成化初萬貴妃兄弟驕橫元疏劾之四年慈懿太后崩將別葬元偕同官三十九人抗章極諫御史康永韶亦偕同官四十一人爭之伏哭文華門竟得如禮其年九月

彗星見元率諸給事上言入春以來災異疊至近又彗
星見東方光拂台垣皆陰盛陽微之證臣聞君之與后
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也傳聞宮中乃有盛寵匹
耦中宮尚書姚夔等向嘗言之陛下謂內事朕自裁置
屏息傾聽將及半載而昭德宮進膳未聞少減中宮未
聞少增夫宮闈雖遠而視聽猶咫尺衽席之微譴見元
象不可不懼且陛下富有春秋而震位尚虛豈可以宗
社大計一付之愛專情一之人而不求所以固國本安
民心哉願明伉儷之義嚴嫡妾之防俾尊卑較然各安
其分本支百世之基實在於此四方旱澇相仍民困日

棘荆襄流民告變陛下作民父母初無儆惕僅循故事付部施行而戸部尚書馬昂凡有奏報遇上意喜則曰移所司處置遇上意怒則曰事窒難行徵有利害即乞聖裁首鼠依違民更何望惟亟罷征稅發內帑遣官振贍庶可少慰人心陛下崇信異敎每遇生忌之辰輒重糜貲財廣建齋醮而西僧劄實巴等至加法王諸號賜予駢蕃出乘椶輿導用金吾仗縉紳避道奉養過於親王悖理亂紀孰甚於此乞革奪名號遣還其國追錄横賜用振饑民仍敕寺觀永不得再請齋醮以蠹國用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公私交困由玩好太多賞賚

無節或營立塔寺或購市珍奇一物之微累價巨萬國帑安得不絀願屏絕淫巧停罷宴遊諸銀場及不急務悉爲禁止至兩京文武大臣不乏奸貪爭爲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其舊臣而姑且寬容宜令各自陳免用全大體其貪位不去者則言官糾劾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爲不職戒帝優詔褒答之然竟不能用元屢遷都給事中出爲福建右參政巡視海道嚴禁越海私販巨商以重寶賂元怒叱出之母憂歸廬墓三年服除起江西參政卒康永韶字用和祁門人舉於鄉入國學選授御史成化初巡按畿輔

劾尚書馬昂抑市民地四年偕同官胡深鄭已等爭慈懿太后山陵事彗星見復偕同官上言入事大旨與元前疏相類兩京大臣考察庶寮去留多不當永韶等復劾大臣行私且摘刑部主事余志等十二人罪爲志所訐俱下詔獄永韶謫順昌知縣再調福清惠安久之有薦其知天文者中旨召還授欽天監正進太常少卿掌監事永韶爲御史有直聲及是乃更迎合取寵占候多隱諱甚者以災爲祥陜西大饑永韶言今春星變當有大咎賴秦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甚悅中旨擢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坐曆多訛字落職歸胡深定

遠衞人天順末進士旣爭慈懿太后山陵事復與同官
陳宏鄭己何純方昇張進祿上疏請斥奸邪痛詆學士
商輅尚書程信姚夔馬昂帝不納翌日給事中董旻陳
鶴胡智亦劾輅等疏呈御前故事諫官彈章非大廷宣
讀則封進未有不讀而面呈者帝不悅曰大臣進退有
體旻等敢不循舊章亂朝儀耶輅等乞休帝惟聽昂去
夔憤甚連疏求去深旻等復合辭攻而詆夔甚力帝怒
下深等九人獄先是御史林誠亦嘗劾輅不納引病去
帝并屬誠吏毛弘等皆論救輅亦請寬之乃各杖二十
復其官未幾深坐按陝時杖殺訴冤者謫黔陽丞稍遷

鬱林知州卒鄭己山海衛人成化二年進士巡按陝西請錮邊地逋賦分別邊兵令壯者戰守老弱耕牧章下所司定西侯蔣琬鎮甘肅己欲按其罪語洩爲所劾戍宣府己性矜傲時論不甚惜董旻樂平人成化二年進士歷吏科都給事中爲吏所訐下詔獄謫石臼知縣孝宗時卒官四川參議

强珍字廷貴滄州人成化二年進士除涇縣知縣請減額賦民德之擢御史初遼東巡撫陳鉞啟釁召敵敵至務爲蔽欺巡按御史王崇之劾鉞鉞大恐謀之汪直誣逮崇之下詔獄輸贖調延安推官及直鉞用兵方論功

而敵大入中官韋朗總兵官緱謙等匿不以聞珍往巡按請正鉞罪兵部尚書余子俊等奏鉞累犯重辟不當貸帝弗從未幾指揮王全等誘殺朶顏衞人珍發其狀全等俱獲罪直方自矜有大功聞珍疏怒適巡邊還鉞郊迎五十里訴珍誣已直益怒奏珍所劾皆妄詔遣錦衣千戶蕭聚往勘械赴京比至直先榜掠然後奏聞坐奏事不實當輸贖詔特謫戍遼東而責兵部及言官先嘗劾鉞者居三年直敗復珍官致仕弘治初起山東副使擢大理少卿明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緱謙已罷珍奏留謙才力可用給事中言謙數失機珍不應

奏保遂改南京右通政尋以母老乞休久之卒

王瑞字良璧望江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嘗於文華殿抗言內寵滋甚詞氣鯁直帝震怒同列戰慄瑞無懼色十五年疏請天下進表官各陳地方利病帝惡其紛擾杖之湖廣江西撫按官以所部災傷盜起請免有司朝覲瑞等言歲侵民困由有司不職正當加罪乃爲請留正官既留則人才進退何由審辨是朝覲考察兩大典皆從此廢壞矣帝然其言卽命吏部禁之進都給事中言三載黜陟朝廷大典今布按二司賢否由撫按牒報其餘由布按評覆任情毀譽多至失眞舉劾

謬者請連坐十九年冬瑞以傳奉冗員淆亂仕路率同官奏曰祖宗設官有定員初無倖進之路近始有納粟冠帶之制然止榮其身不任以職今倖門大開鬻販如市恩典內降遍及吏胥武階廕襲下逮白丁或選期未至超越官資或外任雜流驟遷京職以至廝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攀援妄竊名器踰濫至此有識寒心伏覩英廟復辟景泰倖用者卒皆罷斥陛下臨御天順冒功者一切革除乞斷自宸衷悉皆斥汰以存國體御史實應張稷等亦言比來末流賤伎妄廁公卿屠狗販繒濫居清要文職有未識一丁武階亦未挾一矢白徒驟貴

間歲頻遷或父子並坐一堂或兄弟分踞各署甚有軍匠逃匿易姓進身官吏犯贓隱罪希寵一日而數十人得官一署而數百人寄俸自古以來有如是之政令否也帝得疏意頗動居三日貶李孜省凌中等四人秩奪黃謙錢通等九人官人心快之明年正月太監尚銘罷斥而其黨李榮蕭敬等猶用事瑞等復奏劾之不從瑞居諫垣十餘年遷湖廣右參議謝病歸卒

李俊字子英岐山人成化五年進士除吏科給事中屢遷都給事中十五年帝以李孜省爲太常寺丞俊偕同官言孜省本贓吏不宜玷清班奉郊廟百神祀會御史

亦有言乃改上林監副時汪直竊柄陷馬文升牟俸遣戍帝責言官不糾杖俊及同官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當是時帝躭於燕樂羣小亂政屢致災譴至二十一年正月朔申刻有星西流化白氣聲如雷帝頗懼詔求直言俊率六科諸臣上疏曰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曰近倖干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於此夫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一二十人或一事而參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奉或總領邊疆專大將之權或依憑左右援引憸邪或交通中外

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端責賂兵民坐困官吏蒙殃殺人者見原僨事者逃罪如梁芳韋興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干紀奉使於外者悉爲召還用事於內者嚴加省汰則近倖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其未進也非夤緣內臣則不得進其既進也非依憑內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貿官彼以官鬻財無怪其漁獵四方而轉輸權貴也如尚書殷謙張鵬李本侍郎艾福杜銘劉俊皆既老且懦尚書張鎣張瑄侍郎尹直大理卿田景暘皆清論不愜惟陛下大加黜罰勿爲姑息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夫爵以

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也今或無故而爵一庸流或無功而賞一貴倖祈雨雪者得美官進金寶者射厚利方士獻煉服之書伶人奏曼延之戲掾史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命脉民之脂膏可以養賢士可以活饑民誠可惜也方士道流如左通政李孜省太常少卿鄧常恩輩尤爲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之官毋令汙玷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今都城佛刹迄無寧工京營軍士不復遺力如國師繼曉假術濟私糜耗特甚中外切齒願

陛下內惜資財外惜人力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來規利之徒率假進奉以耗國財或錄一方書市一玩器購一畫圖製一簪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願陛下洞燭此弊留府庫之財爲軍國之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陝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屍骸枕籍流亡日多萑苻可慮願體天心之仁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錄貴倖鹽課暫假造寺資財移振饑民俾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夫天下譬之人身人主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官耳目也京師腹心也藩郡軀幹也大臣不職則股肱痿痺諫官緘默則耳目塗塞

京師不戢則腹心受病藩郡災荒則軀幹削弱元首豈能宴然而安哉伏望陛下聽言必行事天以實疏斥羣小親近賢臣咨治道之得失究前代之興亡以聖賢之經代方書以文學之臣代方士則必有正誼足以廣聖學讜論足以究天變而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腹心安泰軀幹强健元首於是乎大明矣帝優詔答之降孜省上林丞常恩本寺丞繼曉革國師爲民令巡按御史追其誥敕制下舉朝大悅五月俊出爲湖廣布政司參議弘治中屢官山西參政卒

汪奎字文燦婺源人成化二年進士爲秀水知縣擢御

史二十一年星變偕同官疏陳十事言建言貶謫諸臣効忠於國宜復其職妖僧繼曉結中官梁芳耗竭內藏乞治芳罪斬繼曉都市傳奉官顧賢等皆中官恒從子而冒錦衣李孜省小吏而授通政宜盡斥以清仕路尚書殷謙李本侍郎杜銘尹直皆素乏清譽尚書張鵬張鎣張瑄侍郎杜謙艾福馬顯劉俊大理卿宋欽巡撫都御史詹能馬馴皆老懦無能侍郎談倫奔競無恥巡撫趙文博粗鄙妄爲大理卿田景暘素行不謹宜令致仕鎮守守備內官視天順間逾數倍作威福凌虐有司浙江張慶四川蔡用得逮治四品以下官尤傷國體宜悉

撤還內外坐營監鎗內官增置過多皆私役軍士辦納月錢多者至二三百人武將亦皆私役健丁行伍惟存老弱勳戚內官奏乞鹽利滿載南行所至張欽賜黃旗商旅不行邊儲虧損並宜嚴禁陝西山西河南頻年水旱死徙大半山陝之民僅存無幾宜核被災郡縣槩與蠲除給事張善吉先坐罪謫官考績至京昏夜乞憐得授茲職大玷淸班宜罷斥山陝河洛饑民多流鄖襄至骨肉相噉請大發帑庚振濟消弭他變當是時帝以災變求言奎疏入雖觸帝忌未加譴無何有御史失儀奎當面糾退朝乃奏帝以其怠緩杖之於廷居數月復出

爲夔州通判討平雲陽劇賊孝宗立量移叙州同知以薦擢成都知府歲饑多盜振救多復業三遷廣西左布政使弘治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未浹歲普安賊婦米魯作亂被劾致仕正德六年卒從子舜民字從仁成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出按甘肅劾中官將帥失事陳邊計章數十上先是奎杖闕下舜民扶掖之帝聞而怒至是奏獄情詞不當貶蒙化衛經歷弘治初遷知東莞未上擢江西僉事善讞獄剖析如流其清軍法後人遵守之改雲南屯田副使田爲勢要奪者釐而歸之官麓川遺孽思祿渡金沙江據孟密承檄撫

定之母憂歸服除適淮揚大饑以故官奉命振濟用便宜發粟奏停不急務活饑民百二十萬人流亢復業者八千餘戸進福建按察使盜竊福清縣庫或誣其怨家已成獄舜民廉得眞盜脫三十人於死抵誣者罪歲旱禱不應躬蒞福州獄釋枉繫輕罪者所部有司皆清獄遂大雨歷河南左右布政使正德二年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甫一月罷天下巡撫官改莅南京都察院道卒奎性簡靜不苟取與以篤實見稱而舜民好學砥行矯矯持風節尤負時望方星變求言時九卿各條奏數事率有所避無甚激切者唯奎與李俊等言最直而武

選員外郎崔陞彭綱主事蘇章戶部主事周軫刑部主事李旦皆有言陞章言宦官妖僧罪請亟誅竄而尚書王恕令伊傳不宜置南京綱斥李孜省繼曉請誅之以謝天下軫亦請誅梁芳李孜省并汰內侍罷方書旦陳十事且言神仙佛老外戚女謁聲色貨利奇技淫巧皆陛下素所惑溺而左右近習交相誘之言甚切帝以方修省皆不罪後以吏盜鬻舊賜外蕃故敕事下綱章吏貶之外而密諭吏部尚書尹旻出旦等且書六十人姓名於屏俟奏遷則貶遠惡地旦乃與給事中盧瑀秦昇童柷同日俱謫部臣見遠謫者多有應遷者輒故遲之

陞軫遂得免崔陞字廷進本樂安人父爲彰德庫大使因家焉成化五年進士由工部主事改兵部稍遷延安知府四川參政守官廉居常服布袍家童拾馬矢給爨家居三十年年八十八卒子銑自有傳彭綱清江人與蘇章周軫泰昇童柷皆成化十一年進士貶永寧知州改汝州鑿渠溉田數千畝再遷雲南提學副使蘇章餘干人貶姚安通判再遷延平知府有政績終浙江參政周軫莆田人副使瑛從子後進郎中終山東運使李旦字啓東獻縣人成化十七年進士貶鎭遠通判未幾卒盧瑀鄞縣人成化五年進士爲刑科給事中疏劾淮揚

逋課十餘萬凊西北勒市戰馬宿弊常觸帝怒杖之遷工科都給事中與昇柷皆因星變陳言獲譴瑀貶長沙通判終廣平知府秦昇南昌人貶廣安州同知童柷蘭谿人貶興國州同知終袁州知府是時崔陞以請召王恕忤旨而工部主事王純亦以諫罷王恕被杖謫官純仙居人成化十七年進士貶思南推官弘治中屢遷湖廣提學僉事

湯鼐字用之壽州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孝宗嗣位首劾大學士萬安罔上誤國明日宣至左順門中官森列令跪鼐曰令鼐跪者旨耶抑太監意耶曰

有旨龥始跪及宣旨言疏已留中龥大言臣所言國家大事奈何留中已而安斥龥亦出畿輔印馬馳疏言陛下視朝之餘宜御便殿擇侍臣端方謹厚若劉健謝遷程敏政吳寬者日與講學論道以為出治之本至如內閣尹直尚書李裕都御史劉敷侍郎黃景奸邪無恥或夤緣中官進用或依附佞倖行私不早驅斥必累聖明司禮中官李榮蕭敬曩為言官劾罷尋夤緣復入遂撫言官過貶竄殆盡致士氣委靡宜亟正典刑勿為姑息諸傳奉得官者請悉編置瘴鄉示天下戒且召致仕尚書王恕王竑都御史彭韶僉事章懋等而還建言得罪

諸臣以厲風節報聞弘治元年正月鼐又劾禮部尚書周洪謨侍郎倪岳張悅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因言少傅劉吉與萬安尹直奸貪等耳安直斥而吉獨進官不以爲恥請大申黜陟明示勸懲又劾李榮蕭敬而薦謫降進士李文祥爲臺諫尚書王恕以盛暑請輟經筵鼐極言不可語侵恕當是時帝更新庶政言路大開新進者爭欲以功名自見封章旁午頗傷激訐鼐意氣尤銳其所抨擊間及海內人望以故大臣多畏之而吉尤不能堪使人啗御史魏璋曰君能去鼐行僉院事矣璋欣然日夜伺鼐短未幾而吉人之獄起吉人者長安人成

化末進士爲中書舍人四川饑帝遣郎中江漢往振人言漢不勝任宜遣四使分道振且擇才能御史爲巡按庶荒政有裨因薦給事中宋琮陳璚韓鼎御史曹璘郎中王沂洪鐘員外郎東思誠評事王寅理刑知縣韓福及壽州知州劉槩可使而巡按則覊足任之璋遂草疏僞署御史陳景隆等名言吉人抵抗成命私立朋黨帝怒下人詔獄令自引其黨人以覊璘思誠槩福對璋又嗾御史陳璧等言璘福思誠非其黨其黨則覊槩及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知州董傑是也槩嘗餽覊白金貽之書謂夜夢一人騎牛幾墮覊手挽之得不仆又見

黿手執五色石引牛就道因解之曰人騎牛謂朱乃國姓意者國將傾賴黿扶之而引君當道也黿槩等自相標榜詆毀時政請並文祥智傑逮治疏上吉從中主之悉下詔獄欲盡置之死刑部尚書何喬新侍郎彭韶等持之外議亦洶洶不平乃坐槩妖言律斬黿受賄戍肅州人欺罔削籍智文祥傑皆謫官吏部尚書王恕奏曰律重妖言謂造作符讖類耳槩書詞雖妄艮以黿數言事不避利害因推詡之今當以妖言設有如造亡秦讖者更何以罪之帝得疏意動命姑繫獄既而熱審喬新等言槩本不應妖言律且槩五歲而孤無兄弟母孫氏

守節三十年嘗被旌老病且貧槩死母必不全祈聖恩矜恤乃減槩死戍海州槩濟寧人成化二十年進士除壽州知州毀境內淫祠幾盡三年教化大行弘治初上言刑賞予奪人主大柄後世乃有爲女子小人强臣外戚所攘竊者由此輩心險術巧人主稍加親信輒墮計中愛者乘君之喜而游言以揚之惡者乘君之怒而徵言以中之使賢人君子卒受曖昧而去卿相缺人則遷延餌引待有交通請屬軟美易制之人然後薦用其剛正不阿者輒媒孽而放棄之俟其氣衰慮易不至大立異同乃更收錄巧計既行刑賞予奪雖名人主獨操實

一出於其所簸弄迨黨立勢成復恐一旦敗露則又極意以排諫諍之士務使其君孤立於上耳無聞目無見以圖便其私不至其身與國俱敗不止故夫刑賞予奪必由大臣奏請臺諫集議而後可行或有矯誣窮治不輕貸則讒佞莫能間而權不下移矣考績赴都遂遇禍竟卒於戍所竄既成無援之者久之始釋歸董傑涇縣人成化末進士竄之論暑月輟講也傑方謁選亦抗疏爭由是知名授沔陽知州甫數月逮繫詔獄謫四川行都司知事歷遷河南左布政使所在盡職業爲民所懷正德六年江西盜起巡撫王哲兵敗召還擢傑右副都

御史代之未幾卒璋既爲吉心腹果擢大理寺丞坐事
下獄黜爲九江同知悒悒死
姜綰字玉卿弋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由景陵知縣擢
南京御史弘治初陳治道十事又言午朝宜論大政毋
泛陳細故皆報聞二年二月南京守備中官蔣琮以蘆
場事下綰覆按琮囑綰求右已綰疏言琮以守備重臣
與小民爭利假公事以適私情用揭帖而抗詔旨揚言
陰中脅以必從其他變亂成法厥罪有十以內官侵言
官職罪一姤害大臣妄論都御史秦紘罪二怒河閘官
失迎候欲奏罷之罪三受民詞不由通政罪四分遣腹

心侵漁國課罪五按季收班匠工銀罪六擅收用罷閑
都事罪七官僚忤意輒肆中傷罪八妄奏主事周琦罪
欺罔朝廷罪九保舉罷斥內臣竊天子威柄罪十事下
南京三法司既復特遣官覆治以奏先是御史余濬劾
中官陳祖生違制墾後湖田湖爲之淤奏下南京主事
盧錦勘報錦故與祖生有隙而給事中方向嘗率同官
繆樗等劾祖生及文武大臣不職狀又因雷震孝陵柏
劾大學士劉吉等十一人而詆祖生益力祖生銜向切
骨時向方監後湖黃冊祖生遂揭向錦實侵湖田詔下
法司勘勘未上而琮爲綰所劾於是琮祖生及吉合謀

削錦籍謫向官復逮繒及同官孫紘劉遜金章紀傑曹玉譚肅徐禮余濬給事中繆樗赴京論鞫皆謫爲州判官繒謫判桂陽量移寧國同知遷慶遠知府斬劇賊韋七旋韋萬妙其黨糾賊數萬攻城繒堅守檄民兵夾擊破走之東蘭諸州蠻悉歸侵地總督劉大夏奇其材薦爲右江兵備副使思恩知府岑濬逐田州知府岑猛繒獻策總督潘蕃蕃令與都指揮金堂合諸路兵大破賊思恩平繒條二府形勢請改設流官比中土廷議從之繒引疾還俄起河南按察使尋復以疾歸卒於家余濬慈谿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孝宗初疏請永除納粟入監

令又劾浙江鎮守中官張慶廣東鎮守中官韋眷因薦王恕堪內閣馬文升彭韶張悅阮勤黃孔昭堪吏部後湖之勘自濬啟之貶平度州判官終知府方向字與義桐城人成化十七年進士謫雲南多羅驛丞歷官瓊州知府入覲時僕私市一珠索而投諸海繆樗字全之溧陽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孝宗初陳時政八事因劾大學士尹直等時號敢言終營州判官孫紘字文晃鄞人成化十四年進士謫膠州判官遷廣德知州卒官紘少貧傭書市肉以養母既通籍終身不食肉劉遜安福人成化十四年進士謫澧州判官遷武岡知州岷王不檢下

遜裁抑之又欲損其歲祿王怒奏於朝徵下詔獄貶四川行都司斷事歷湖廣副使劉瑾徵賄不得坐鈌軍儲被逮已而釋之再坐斷獄稽延罰米百石先是榮王乞辰州常德田二千頃山場八百里民舍市廛千餘間遜與巡撫韓重持勿予至是瑾悉予之部議補遜瓊州副使瑾勒令致仕瑾誅起官歷福建按察使金章等無他表見

姜洪字希範廣德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盧氏知縣單騎勸農桑民姜仲禮願代父死罪洪奏免之徵拜御史孝宗卽位陳時政八事歷詆太監蕭敬內閣萬安劉吉

學士尹直侍郎黃景劉宣都御史劉敷尚書李裕李敏
杜銘大理丞宋經而薦致仕尚書王恕王竑李秉去任
侍郎謝鐸編修張元禎檢討陳獻章僉事章懋評事黃
仲昭御史強珍徐鏞于大節給事中王徽蕭顯賀欽員
外林俊主事王純及現任尚書余子俊馬文升巡撫彭
韶侍郎張悅詹事楊守陳且言指揮許寧內官懷恩並
拔出曹輩足副任使他所陳多斥近倖疏辭幾萬言帝
嘉納之爲所斥者憾不置弘治元年出按湖廣與督漕
都御史秦紘爭文移被劾所司白洪無罪劉吉欲中之
再下禮部會議遂貶夏縣知縣御史歐陽旦請召還洪

及暢亨等不納遷桂林知府猺獞侵擾古田請兵討平
之擢雲南參政土官陶洪與八百媳婦約爲亂洪乘間
翦滅歷山東左叅政正德二年遷山西布政使劉瑾索
賀印錢不應四年二月中旨令致仕瑾誅起山東左布
政使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未滿歲卒洪性廉
直身後喪不能舉天啟初追謚莊介歐陽旦安福人成
化十七年進士由休寧知縣擢御史嘗請逐劉吉罷皇
莊歷湖廣僉事浙江副使終南京右副都御史暢亨字
文通河津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由長垣知縣擢御史巡
按浙江歲饑奏罷上供綾紗等物弘治元年二月景寧

縣屏風山異獸萬餘大如羊白色銜尾浮空去亭請罷溫處銀課而寘鎮守中官張慶於法章下所司銀課得減責慶陳狀慶因訐亭考察不公停亭俸三月亭又劾僉事鄒滂滂亦訐亭慶等搆之逮亭謫涇陽知縣給事中麗泮上疏爭不聽

曹璘字廷暉襄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久之選授御史孝宗嗣位疏言梓宮發引陛下宜衰絰杖履送至大明門外拜哭而別卒宮中行三年喪貴妃萬氏有罪宜告於先帝削其謚遷葬他所帝納其奏而戒勿言貴妃事頃之請進用王恕等諸大臣復先朝言事于大

節等諸臣宮放遣宮中怨女罷撤監督京營及鎮守四
方太監又言梁芳以指揮袁輅獻地建寺請令襲廣平
侯爵以數畝地得侯勛臣誰不解體宜亟爲革罷疏奏
帝頗采焉弘治元年七月上言近日星隕地震金木二
星晝現雷擊禁門皇陵雨雹南京內園災狂夫叫閽景
寧白氣飛騰而陛下不深求致咎之由以盡弭災之實
經筵雖御徒爲具文方舉輒休暫行遽罷所謂一日暴
之十日寒之者願日御講殿與儒臣論議罷斥大學士
劉吉等以消天變臣昨冬會請陛下墨衰視政今每遘
節序輒漸御黃衮從官朱緋三年之間爲日有幾宜但

御淺服且陛下方諒陰少監郭鏞乃請選妃嬪雖拒勿納鏞猶任用何以解臣民疑祖宗嚴自宮之禁今此曹干進紛紜當論罪朝廷特設書堂令翰林官教習內使本非高皇帝制詞臣多夤緣以干進而內官亦且假儒術以文奸宜速罷之諸邊有警輒命京軍北征此輩驕惰久不足用乞自今勿遣而以出師之費賞邊軍帝得疏不喜降旨譙讓已出按廣東訪陳獻章於新會服其言論遂引疾歸居山中讀書三十年不入城市

彭程字萬里鄱陽人成化末進士弘治初授御史巡視京城降人雜處畿甸多爲盜事發則投戚里奄豎爲窟

穴程每先機制之有發輒得巡鹽兩浙代還巡視光祿五年上疏言臣適見光祿造皇壇器皇壇者先帝修齋行法之所陛下卽位此此類廢斥盡何復有皇壇煩置器光祿金錢悉民膏血用得其當猶恐病民況投之無用地頃李孜省繼曉輩倡邪說而先帝篤信之者意在遠希福壽也今二人已伏重辟則禍患之來二人尚不能自免豈能福壽他人倘陛下果有此舉宜遏之將萌如無請治所司逢迎罪帝初無皇壇造器之命特光祿姑爲備帝得程奏大怒以爲暴揚先帝過立下錦衣獄給事中叢蘭亦巡視光祿繼上疏論之帝宥蘭奪光祿卿

胡恭等俸付程刑部定罪尚書彭韶等擬贖杖還職帝欲置之死命繫之韶等復疏救程子尚三上章乞代父死終不聽是時巡按陝西御史嵩縣李興亦坐酷刑繫獄及朝審上興及程罪狀詔興斬程及家屬戍隆慶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懋等合疏言興所斃多罪犯不宜當以死程用諫爲職坐此戍邊則作奸枉法者何以處之尚書王恕又特疏救乃減興死杖之百偕妻子戍賓州程竟無所減程母李氏年老無他子叩闕乞留侍養南京給事中毛珵等亦奏曰昔劉禹錫附王叔文當竄遠方裴度以其母老爲請得改連州陛下聖德非唐中主

可比而程罪亦異禹錫祈少矜憐全其母子不許子尚隨父戍所遂舉廣西鄉試明年帝念程母老放還其後劉瑾亂政追論程巡鹽時稍虧額課勒其家償程死久矣止遺一孫女罄産不足則並女鬻之行道皆爲流涕

龎泮字元化天台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弘治中中旨取善擊銅鼓者泮疏諫屢遷刑科都給事中副使楊茂元被逮泮率同列救之茂元得薄譴九年四月帝以岷王劾武岡知州劉遜命逮之泮率同官呂獻等言錦衣天子親軍非不軌及妖言重情不可輕遣遜所坐微而王奏牽左證百人勢難盡逮宜敕撫按官

體勘疏入忤旨下泮等四十二人及御史劉紳等二十人詔獄六科署空吏部尚書屠滽請令中書代收部院封事御史張淳奉使還恥獨不與抗疏論之考功郎中儲巏亦諫滽等復率九卿救之帝乃釋泮等皆停俸三月中官何鼎以直言下獄楊鵬戴禮夤緣入司禮監泮等言鼎狂直宜容鵬等得罪先朝俾參機密害非小會御史黃山張泰等亦以爲言帝怒詰外廷何由知內廷事令對狀停泮等俸半歲威寧伯王越謀起用中官蔣琮李廣有罪外戚周彧張鶴齡縱家奴殺人泮皆極論直聲甚著十一年擢福建右參政中官奪宋儒黃幹宅

爲僧菴泮改爲書院以祀幹遷河南右布政使中旨取
洛陽牡丹疏請罷之轉廣西左布政使致仕呂獻浙江
新昌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坐事杖闕廷
弘治時詔選駙馬李廣受富人金陰爲地爲獻所發有
直聲正德中終南京兵部右侍郎
葉紳字廷縉吳江人成化末進士除戸科給事中改吏
科歷禮科左給事中弘治十年太子年十七猶未出閣
紳請擇講官敎諭尋以修省陳八事斥中官李廣又劾
尚書徐瓊童軒侯瓚侍郎鄭紀王宗彝巡撫都御史劉
璥張誥張岫等二十人乞賜罷斥而末言去大奸則專

劾李廣八大罪誑陛下以燒鍊而進不經之藥罪一爲
太子立寄壇而興煖疏之說罪二撥置皇親希求恩寵
罪三盜引玉泉經繞私第罪四首開倖門大肆奸貪罪
五太常崔志端眞人王應裿輩稱廣爲教主眞人廣卽
代求善官乞賜玉帶罪六假果戶爲名侵奪畿民土地
幾至激變罪七四方輸納上供威取勢逼致民破産罪
八內而皇親駙馬事之如父外而總兵鎭守稱之爲公
陛下奈何養此大奸於肘腋而不思驅斥哉御史張縉
等亦以爲言帝曰姑置之踰數月廣竟得罪飲酖死紳
又極陳大臣恩蔭葬祭之濫下所司議頗有減損擢尚

寶少卿卒

胡獻字時臣揚州興化人弘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踰月即極論時政數事言屠滽爲吏部尚書王越李蕙爲都御史皆交通中官李廣得之廣得售奸由陛下議政不任大臣而任廣輩也祖宗時恒御內閣商決章奏經筵日講悉陳時政得失又不時接見儒臣願陛下追復舊制京通二倉總督監督內臣每收米萬石勒白金十兩以歲運四百萬石計之入四千兩又各占斗級二三百人使納月錢夫監督倉儲自有戶部焉用中官願賜罷遣京操軍士自數千里至而總兵坐營等官

各使分屬辦納月錢乞嚴革以蘇其困陛下遇災修省去春求言諫官及郎中王雲鳳主事胡爟皆有論奏留中不報雲鳳尋得罪如此則與不修省何異願斷自聖心凡利弊當興革者即見施行東厰校尉本以緝奸邇者但爲內戚中官泄憤報怨如御史武衢忤壽寧侯張鶴齡及太監楊鵬主事毛廣忤太監韋泰皆爲校尉所發推求細事誣以罪名舉朝皆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知今日言之異日必爲所陷然臣弗懼也疏入鶴齡與泰各疏辨會給事中胡易劾監庫中官賀彬貪黷入罪彬亦訐易帝遂下獻易詔獄謫獻藍山丞久之釋易獻

未赴官遷宜陽知縣馬文升數薦於朝遷南都察院經歷武宗即位擢廣西提學僉事遷福建提學副使未任卒武衢沂水人成化二十年進士以御史謫雲南通海主簿終汾州知州毛廣平湖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其事蹟無考胡易寧都人弘治三年進士爲吏科給事中華昶劾程敏政法司白昂閔珪據舊章令六科共鞫東廠昶劾易等皆昶同僚不當與訊得旨下詔獄昂珪請罪皆停俸比昶獄成易等猶被繫大臣以爲言始令復職當弘治時言官以忤內臣得罪者又有任儀車梁任儀閬中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爲御史弘治三年秋詔修齋

於大興隆寺理刑知縣王嶽騎過之中使捽辱嶽使跪於寺前儀不平劾中使罪姓名偶誤乃並儀下吏出爲中部知縣終山西叅政車梁山西永寧人弘治三年進士爲御史十五年條列時政中言東廠錦衣衞所獲盜先嚴刑具成案然後送法司法司不敢平反請自今徑送法司毋先刑訊章下未報主東廠者言梁從父郎中霆先以罪爲東廠所發挾私妄言遂下梁詔獄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乃得釋終漢陽知府

張弘至字時行華亭人南安知府弼子也舉弘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十二年冬陳初政漸不

克終八事初汰傳奉官殆盡近匠官張廣寧等一傳至百二十餘人少卿李綸指揮張玘等再傳至百八十餘人異初政者一初追戮繼曉逐番僧佛子近齋醮不息異初政者二初去萬安李裕輩朝彈夕斥近被劾數十疏如尚書徐瓊者猶居位異初政者三初聖諭有大政召大臣面議近上下否隔異初政者四初撤增設內官近已還者復去已革者復增異初政者五初慎重詔旨左右不敢妄干近陳情乞恩率俞允異初政者六初令兵部申舊章有妄乞陞武職者奏治近乞陞無違拒異初政者七初節光祿供億近冗食日繁移太倉銀縣市

壓物異初政者八帝下所司邊將王杲馬昇秦恭陳瑛失機論死久繫弘至請速正典刑親王之藩者所次舍率營蓆殿並從官幕次俱飾絨毯錦帛因弘至言多減省孝宗晚年從廷臣請遣官覈騰驤四衛虛冒弊以太監甯瑾言而止弘至抗章爭會兵部亦以爲言乃卒覈之武宗立以戶科右給事中奉使安南還遷都給事中母憂歸卒

屈伸字引之任邱人成化末進士選庶吉士授禮科給事中弘治九年詔度僧禮部爭不得伸極陳三不可不納京師民訛言寇近邊兵部請榜諭伸言若榜示人心

愈驚昔漢建始中都人訛言大水至議令吏民上城避之王商不從頃之果定今當以爲法事遂寢寇犯大同游擊王杲匿敗績狀伸率同官發之並劾罪總兵官王璽等屢還兵科都給事中泰寧衛部長大掠遼陽部議令守臣遺書稱朝廷寬大不究已往若還所掠則予重賞伸等言在我示怯弱之形在彼無創艾之意非王者威攘之道前日犯邊不以爲罪今日歸俘反以爲功誨以爲盜之利啟無賴心又非王者懷柔之道帝悟書不果遣已劾鎮守中官孫振總兵官蔣驥巡撫陳瑤僨事罪帝不問廣寧復失事瑤等以捷聞伸及御史耿明等

交章劾其欺罔乃按治之太監苗逵成國公朱暉等搗巢獲三級及寇大入固原不敢救旣而斬獲十二級先後以捷聞伸等數劾之及班師又極論曰暉等西討無功班師命甫下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書且此一役糜京帑及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兩而首功止三級是以五十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乃所上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賊一渠魁如火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者不知幾萬萬也暉逵及都御史史琳監軍御史王用宜悉寘重典帝不聽雲南有鎮守中官復遣監丞孫叙鎮金騰伸等極言不可錦衣指

揮孫鑾坐罪閒住中旨復之令掌南鎮撫事伸等力爭乃命止帶俸中旨令指揮胡震分守天津伸力爭不聽鎮守河南中官劉琅乞皂隸帝命予五十人故事尚書僅十二人伸等力爭詔止減二十人自後中官咸援例陳乞祖制遂壞伸居諫垣久持議侃侃不撓未及遷而卒

王獻臣字敬止其先吳人隸籍錦衣衛弘治六年舉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大同邊請亟正諸將姚信陳廣閉營避寇及馬昇王杲秦恭喪師罪悉蠲大同延綏旱傷逋賦以寬軍民帝多從之嘗令部卒導從遊山爲東廠

緝事者所發並言其擅委軍政官徵下詔獄罪當輸贖特命杖三十謫上杭丞十七年復以張天祥事被逮天祥者遼東都指揮僉事斌孫也斌以罪廢天祥入粟得祖官有泰寧衛部十餘騎射傷海西貢使天祥出毛喇關掩殺他衛三十八人以歸指爲射貢使者巡撫張鼐等奏捷獻臣疑之方移牒駁勘會斌婦弟指揮張茂及子欽與天祥有郤詐爲前屯衛文書呈獻臣具言劫營事獻臣卽以聞未報而獻臣被徵帝命大理丞吳一貫錦衣指揮楊玉會新按臣余濂勘之盡得其實斌等皆論死天祥斃於獄天祥叔父洪屢訟冤帝密令東廠廉

其事還奏所勘皆誣帝信之欲盡反前獄召內閣劉健
等出東廠揭帖示之命盡逮一貫等會訊闕下健等言
東廠揭帖不可行於外既退復爭之帝再召見責健等
健對曰獄經法司讞皆公卿士大夫言足信帝曰法司
斷獄不當身且不保言足信乎謝遷曰事當從衆若一
二人言安可信健等又言衆證遠不可悉逮帝曰此大
獄逮千人何恤荷功罪不明邊臣孰肯効力者健等再
四爭執見帝聲色厲終不敢深言東廠非一貫等既至
帝親御午門鞫之欲抵一貫死閔珪戴珊力救乃謫嵩
明州同知獻臣廣東驛丞濂雲南布政司照磨茂父子

論死而斌免洪反得論功武宗立獻臣還永嘉知縣吳

一貫字道夫海陽人成化十七年進士由上高知縣擢

御史弘治中歷按浙江福建南畿以强幹聞擢大理右

寺丞畿輔河南饑請發粟二十萬石以振又别請二萬

石給京邑及昌平民既謫官正德初遷江西副使討華

林賊有功進按察使行軍至奉新卒士民立忠節祠祀

焉余濂字宗周都昌人弘治六年進士武宗時終雲南

副使孝宗勵精圖治委任大臣中官勢稍絀而張天祥

及滿倉兒事皆發自東廠廷議猶爲所撓云滿倉兒事

具孫磐傳

贊曰御史爲朝廷耳目而給事中典章奏得爭是非於廷陛間皆號稱言路天順以後居其職者振風裁而恥緘默自天子大臣左右近習無不指斥極言南北交章連名列署或遭譴謫則大臣抗疏論救以爲美談顧其時門戶未開名節自勵未嘗有承意指於政府效搏噬於權璫如末季所爲者故其言有當有不當而其心則公上者愛國次亦愛名然論國事而至於愛名則將惟其名之可取而事之得失有所不顧於匡弼之道或者其未善乎

明史卷一百八十終